

武林珍聞 戚宜君著

定價100元

編輯者／雲犀齋普刊

出版者／希代書版公司

發行人／朱寶龍

發行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7135273

郵政劃撥帳號／17944

新聞局字號／0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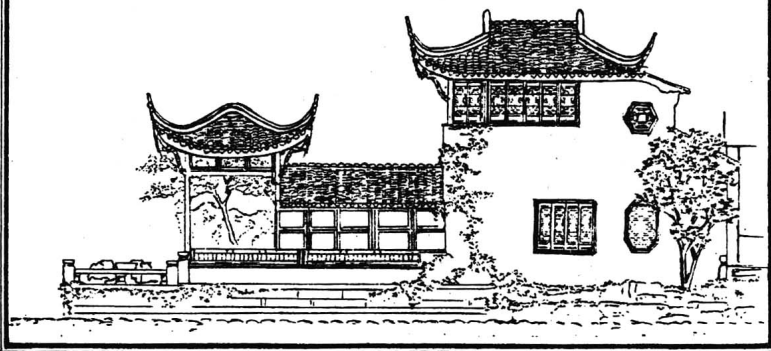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73年 月 日

本書刊經已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版權，勿翻印

郵購九折優待・郵票通用・學生團體合購另有優待

武林珍聞

「靈犀齋」中國藝文及生活薈刊





前言

茶茗伴几旁，悠閒倚座靠；好書卷在握，心懷逸興濶；而悠悠然尚友古人，而能與前人神交。故身無彩鳳雙飛翼，亦能在不斷吟哦誦頌之間，心有靈犀一點通矣。這也是我們「靈犀齋叢刊」的一貫出版主旨。

雖然古中國的一切已遠離我們的生活空間，但中國一直是我炎黄世胄血脈交融之所，中國的悠久歷史與文化傳統裏，有著我們最深刻的、最殷切的情感與寄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正是這樣的一股深情與執著，使我們願意用熱情與生命來擁抱中國的山水大地，中國的風土人物，中國的人生百態，中國的一切一切。

因爲在這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代代傳承的文化累積已造就了我民族性格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深山僻荒之中有高人異士、俠女奇僧之流；神功絕技，武林珍聞，令人爲之慨嘆。古人百態，縱橫萬端，令人爲之拍案稱絕。歷代名人，風骨傲岸、俊逸，道範猶存，令人悠悠然而心嚮往之。古人怪癖奇譚，或令人捧卷呵呵，或令人撫掌擊節。……再三捧讀，耐人尋味，引人遐思，俾益良多。

這些，這些，正是我們「靈犀齋叢刊」所要與每一位關心古中國，深愛古中國的讀者分享的精神食糧。

我們希望，我們也一直秉持著這不變的信念——您的支持與參與是我們成長、茁壯的力量；也是我們一直毋怠毋忽，不懈努力，往前邁進的一貫目標。

序言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數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往今來之文人墨客，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心有所感輒筆之而成篇章，發抒感慨，傳達意會，勸善懲惡，激濁揚清，準此而論，執筆為文，不止是名山事業，抑且為良心工程也。

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者有之；一鳴驚人，擲地作金石聲者有之；隨興所至，渾然如天籟者有之；嬉笑怒罵，幽默兼諷者有之；道聽塗說，荒誕而不經者有之；連篇累牘，蕪雜且龐穢者亦有之。倘能用字簡潔洗鍊，俾益世道人心，行文風趣橫生，立意純正高華，影響至深且遠，令人讀之，如飲醇醪而齒齟生香，似睹美景而心曠神怡，進而更能產生積極而富於建設性的激勵情懷，豈不大佳。

文學作品按照古典的分類，包括詩、詞、歌、賦、曲、文、聯、謎等多種型態，若以現代的尺度衡量，不外乎新詩、散文、小說、專論、戲劇等表達方式；事實上文學只有好壞之分，並無新舊之別，倘若遽以文言文為古舊，以白話文為新奇，實在是膚淺之

論。

因之，愚意以為：表達的型態及方式，可以不必過分拘泥，文言白話均可兼容並包，以小說情節為架構，拿詩詞筆法作橋樑，用傳統的素材來鋪排運用，豈不更加新穎悅目，而使人迴腸盪氣乎！

中國武林軼事珍聞俯拾皆是，喧傳於世者，以其莫測高深，遂予以添油加醋，肆意想像，不切實際，以訛傳訛，而使此一曲折神奇的素材，蒙上了一層光怪陸離的色彩，而使較高水準之讀者不屑一顧，殊堪嘆息；苟能以文學的筆法，恰如其份的描述中國功夫中的來龍去脈，必將為讀者別開蹊徑，俾對歷史人情有一番新認識，以是不揣謬陋，撰此「武林珍聞」，以就教於高明。

目錄

針神霍小犖神針退賊	一
紅線女俠盜金息爭	八
柳絮神劍女降伏白猿	一
義女佩蘭除奸報仇	三
女中豪俠韋十一娘	四
江湖散人術德兼備	五
戈氏父子槍無虛發	六
烈女楊娥謀刺吳三桂	七
甘鳳池巧遇陳美娘	八
	九

血滴子的下場

一〇四

呂四娘手刃雍正帝

一一七

香唾繡履石留痕

一三一

玉手杯屑殲賊記

一四二

窗前白鏢與龍裡紅裙

一五一

于清端公筆力萬鈞

一六二

紅絲俠女行蹤飄忽

一七五

高僧與奇童

一八四

蕙質蘭心與英武絕倫

一九五

船家女忍辱事仇

二〇七

紅袖揮處綠林喪膽

二二〇

兒頭案

二三三

大刀王五二三事

二四六

黃面虎霍元甲

二五九

拳析翁的故事

二七一

針神霍小顰神針退賊

女子天生荏弱，在體質上頗不適宜於刀槍棍棒的習練，舉止上也不屑於蠻橫粗獷的拳腳功夫，然而昔時女子之武藝超群者，如紅線、隱娘、嬰嬰者，來無影去無踪，以蘭心蕙質除暴安良，動輒使數十個彪形大漢望風披靡，她們的武技，不在於蠻力而在於巧勁，霍小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代萬曆年間，秣陵地方霍氏世家有女名小顰者，幼承庭訓，通曉翰墨，能爲春秋夜雨之詞，清麗而深婉，頗有南唐李氏父子之遺風，又寫得一手纖巧靈秀的字體，每有所作，輒傳唱遐邇，衆咸以「霍家才女」稱之，試看她的一闕「蝶戀花」詞云：

困柳依依三月暮，掩盡雲簾，祇是添愁緒，燕子不拋香墨去，呢喃也要留春住。褪盡梨花飛盡絮，怕見春歸，不識春歸處，多勸深杯天易曙，東風一碧靡蕪路。

霍小蠻除了筆硯上的造詣之外，自幼便從母學繡，在一脈相傳的花卉蟲鳥圖案之外，更獨闢蹊徑，創造出「亂針刺繡」的技藝，舉凡山水人物、書法碑帖、鳥獸蟲魚以及花草草，經過她精心織指的巧妙安排，在綾羅綢緞上顯現出絢麗璀璨的圖像，莫不巧奪天工，栩栩如生，充滿著氣勢磅礴的艷麗生機與神韻，親友得之者，莫不視同珍寶，謹慎收藏，「針神」之譽，遂不脛而走。

譽稱霍小蠻爲「針神」，大約是根據薛靈芸之妙於針功，而被魏文帝曹丕戲封爲「針神」的故事而來。曹丕稱帝後，定都洛陽，下詔選良家女以充後宮，常山美女薛靈芸容貌絕世，雙手纖巧，曹丕聽說有這麼一位美艷的奇女子，不覺爲之怦然心動，遂遣「安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飾，粉丹畫具輪軸，車篷前飾龍鳳，四周懸百子鈴，鏗鏘和鳴，響於林野；駕車者爲尸塗國所獻之青色駢蹄牛，此牛碩大強壯，足如馬蹄，渾身青藍，行走起來有駿馬的速度，却平穩穩如牛步；沿途所經之地，道側燃燒十葉之香，十葉是一種狀似雲母之石材，燃之香氣氤氳，煙霧繚繞，蚊蚋遠避，能夠驅邪却癘，乃腹題國所獻也。

看看這種場面，曹丕對於薛靈芸的「禮遇」真箇是不同凡響矣。這還不算隆重，更於京城東郊築土爲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又於大道之旁，一里豎一「銅表」以誌里程，路人歌曰：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

清風細雨襟香到，土上出金火照臺。

最末的一句話是「隱語」，銅表立於道旁是「土上出金」，以燭羅列臺下，則有火在土下之義；漢爲「火德王」，魏爲「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至於「火上出金」，則是爾後的魏滅晉興的徵兆也。

薛靈芸在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來到了洛陽，曹丕乘雕玉之輦出京十里相迎，遠望車騎浩浩蕩蕩而來，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爲「夜來」。從此寵愛有加，六宮粉黛，相形爲之失色。

薛靈芸擅長縫紉，自幼習慣於夜間以麻葉照明，如今身處深幃重幄之中，不用燈燭之光，裁製衣服，一絲不差，曹丕對於薛靈芸的手藝讚不絕口，戲呼爲「針神」，非其縫製之衣服不穿，宮中亦以「針神」稱之。

霍小蠻獲得「針神」的美譽，實在是當之無愧，她不止是在錦繡纂組之工上，業已到達登峯造極的地步，而於剪翠裁縫之技藝，亦臻於妙到毫顛的境地。父母愛如掌上明珠，不讓她有絲毫委屈，自幼愛潔成癖，對於喻喻亂飛的蒼蠅，尤其厭惡非常，見蠅輒驅之，每欲置之死地，無奈蒼蠅輕捷狡黠，雖頻頻以針刺之，蠅則從容飛去，始終未能刺中。

要想刺中蒼蠅，必須要有功夫才行，霍小顰心想：「一刺中的，不外手快、狠、準，厭惡特甚，欲置之死地的狠勁兒，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而揮臂之快，不亞於蒼蠅飛舞的速度，倒是準確的程度就不是輕易能夠辦得到的了。」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既要下定決心克服困難，更須鍥而不捨的貫徹到底，單祇是準確度嘛！熟能生巧，一定是可以辦得到的，於是她暗暗的下定決心，要努力的勤加練習。

如何練習呢？既不能投師學藝，又無法到處找人商酌，只有自己設法，用自己獨出心裁的辦法來進行練習。她先以粉塗畫於壁間，狀如圓形燒餅，立三數步外，以繡花針遙刺之，且夕試之，逐漸皆能命中，然後再退後至十步以外遙擲之，俟能命中，則慢慢縮小粉圈範圍，如是者三年下來，已能於數十步外以針刺豆，不偏不倚，從無間失；再回過頭來刺蠅，則一針一個，無有不中者，至是霍女所居之室，盛夏蒼蠅絕跡，家人十分奇怪，小顰則始終不肯告人；朝夕仍勤加練習，功力陸續精進，究竟到了什麼樣的境界，連她自己也不清楚，有一天總算有了一個印證的機會。

正是花開如錦春月晌晚時分，霍小顰正與堂姊小蕙倚欄閒眺，花香陣陣，撲鼻而來，蝶穿梭於繁花之間，不禁爲之神馳不已；正自看得出神也想得離譜之際，忽見一隻彩蝶爲蛛網

所絆，另一隻在四周上下翻飛而莫可奈何，眼看那隻落網的彩蝶拼命的掙扎，仍難脫離羈絆，穩坐網中的蜘蛛正在摩拳擦掌，準備捉而噬之。堂姊「哦」了一聲，囑咐婢女火速以竹竿挑破蛛網，來幫助重危的彩蝶，小蠻啞然失笑道：「苟欲爲妳撥此鳳子，何須令婢子大費手脚，僅一揮手之勞可矣。」

小蕙以爲這個小妮子口氣太大，姑令試之，小蠻就從髻上拔下銀針，信手遙擲，聽的一聲，蛛腹中針下墮，蝶亦乘勢得脫，雙雙飛舞而去。小蕙驚問：「妹子何來此奇技耶？」

小蠻笑謎謎的答說：「那裡真有把握，不過是信手一擲，大約是蝶兒僥倖，故得一發助中耳！」小蕙疑信參半，然亦無由究詰，霍小蠻之針刺絕技，仍舊得以秘而不宣。

深閨多暇，霍小蠻旦夕勤練不輟，一來是藉此爲消遣，再則是練出了興趣遂欲罷不能了。時光荏苒，轉瞬已是及笄之年，適值夏秋之間豪雨傾盆，江河的水位暴漲，低窪地區一片汪洋，入秋以後更是陰雨連綿，積澇成災，田地禾稼盡皆淹斃，全無收成，秣陵一帶到處都是亟待救助的災民，於是盜賊四出搶掠，形成一夕數驚的局面，經過一再的考量，霍氏全家遂收拾細軟，買舟前往湖州姨家逃避荒年。

舟行數月尚稱平靜，一夕泊舟江渚，入夜昏黑一片，二更時分，一枝響箭劃破岑寂，剎那間蘆葦叢中竄出十幾條大漢，燃亮了火把，手執明晃晃的刀劍，來勢洶洶的圍攔過來，霍



氏一家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群盜毫無顧忌的次第登舟，原擬虜擄所有而去，不料爲首的一人方欲入艙，忽然大叫一聲，仆倒在船板上，到處打滾且呼痛不止，衆盜手執火炬俯視之，見其左目有血淌出，一隻長約寸許的銀針，猶深插在目珠未落，其人則已疼痛難忍而暈絕矣！大家搞不清楚此針究竟從何而來，自恃人多勢衆，鼓噪喧鬧之餘，又欲破門而入，突然又是「颼」的一聲，領頭的那個人一隻眼睛又被刺中，大夥兒不明就裡，瘋狂般的一擁而上，企圖以多取勝，孰料又是「颼颼颼」的一陣響聲，只見群盜雙手捂著面頰，一個個痛澈心肺的哀號不已，人數雖多，終未能越雷池一步。

衆盜至此始知舟中必有奇人在內，因而面面相覷，不敢再行進迫，垂頭喪氣的互相攙扶着落荒而逃；其時霍家老小均匿伏艙底，屏息禁聲，瑟縮一團，小蠻見狀，不禁爲之失笑。

俄而艙面復歸平靜，霍母悄聲問：「盜去耶？」小蠻出艙遙望，見衆盜已趨向蘆葦叢中，盜魁殿後，猶自顰顰回首返顧，小蠻更以一針擲之，刺中盜魁耳際，盜魁捂著耳朵蹲了下來，瞥見船首僅一少女，殊出意料之外，急召所屬復返，冀作孤注一擲之鬥。眼看衆盜又從四面八方撲來，小蠻指針笑道：「你們這一群慫不畏死的傢伙，猶作困獸之鬥乎？今先刺你們老大的手腕，以爲儆戒！」

只見小蠻輕揚皓腕，一針快速飛出，盜魁「哇」的一聲，粗黑的手臂，已爲銀針射穿；